

**岁月悠悠**

# 澡堂

■王卫文

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上海机械学院(现上海理工大学)生活区的东北角有一个澡堂,长方形的建筑造型,红砖斜顶瓦房比一般的平房高出不少,高高的外墙上留有一排小小的气窗,正门朝南是男生入口,北门是女生入口。

正门是两扇白色的实木大门,推开木门就看到左边有一个小房间,开着一个移动窗户,是收取洗澡票的柜台,右边是一道双开木门,进入这道门就是洗澡的更衣室。整个澡堂的门窗都是白色的,木门都是带有弹簧功能的推拉门,小孩子是推不动的,可以起到室内保暖的作用。

更衣室是两间很大的房间,雪白的墙壁特别耀眼,房间之间也是贯通的。整个墙面摆放着一人多高的白色更衣柜,更衣柜上有很多一格格带有小门的柜子,小门可以用挂锁锁着,更衣柜前摆放着长木凳可以坐着更换衣服和休息,为防止打滑地面是粗糙的水泥地,屋顶上悬挂着有玻璃罩的防爆汽灯。

更衣室有一个边门,走进去是一排厕所,厕所的另一端是澡堂的安全门,门上有插销,不上锁,以防不测。

更衣室通过两扇木门就进入澡堂,澡堂有两间淋浴区,墙壁上没有贴瓷砖直接就是水泥粉的墙,几排整齐的淋浴头用自来水管简单弯成,有冷阀、热阀。穿过淋浴区就是泡澡的大池子。

长方形的大池子用水磨石子砌成,池子里有一圈台阶可以坐在水面上泡澡,池子的另一边连接着一个小池子,里面有根很粗的热水管,通入热水管的水加热传递给大池子。小池子水温很高,能在里面泡一会,相当洗“桑拿”浴。

澡堂主要是为大学生服务的,下午3点开门,晚上8点30分关门,只有周末及礼拜天才为我们家属开放。

大学生洗澡不用花钱,凭学生证就行。柜台不收现金,我们要事先买好洗澡票。洗澡票一张伍分钱,纸张上印有粉红色的“洗澡票伍分”字样并盖着蓝色专用章。

最初洗澡凭学生证和洗澡票会发一把小锁便于锁柜子,后来洗澡的人实在太多管理不过来就取消发锁了。柜台比较低,小孩子超过柜台高度的就要买票,没有超过可免票。

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带我们兄弟俩去洗澡,记得父亲总是先把我们洗好抱出来穿好衣服,然后自己再“冲进去”简单冲洗一下就赶紧又跑出来。

等长大一点了洗澡都是我们自己去。周末我们吃好晚饭拿着母亲准备好的洗澡的脸盆,里面有肥皂、毛巾和洗换的衣服,赶到澡堂,正是洗澡的高峰时间,没有柜子放衣服,我们只能把衣服一坨一坨放在长凳上。

更衣室进入澡堂的地坪放着一大摊大小不一的木板拖鞋,要自己去配对穿鞋,厚厚的木鞋底,上面用宽宽的麻布条做拖鞋带,人多的时候连木板鞋都没有,只能光着脚丫进去,走出淋浴区时需要踮起脚尖走在冰冷的水泥地上。那年代没有塑料拖鞋,难得看到有人穿着广州带来的人字形海绵拖鞋会很羡慕,整个更衣室听到的都是噼里啪啦的木板鞋底走路时发出的声。

冬天,更衣室很冷,而澡堂内热气冲天“雾茫茫”一片,人挤人,背靠背,每个水龙头有三四个人轮流冲洗,特别是泡澡大池子更是连下脚的地方也没有。大家泡在浑浊的热水池里,搓搓脚、擦擦背、聊着天,悠悠悠悠。等我们洗好澡回到家都已经很晚了。

澡堂有个锅炉房,为澡堂提供热水,烧锅炉的是一位40多岁的师傅,姓周,中等个,人偏瘦,每天都穿戴一条帆布围裙。锅炉房也是“老虎灶”,不但要为澡堂提供热水,还要给学生烧开水。

澡堂外墙上一排水泥池盆,装有很多大号的水龙头,每个水龙头的嘴用纱布裹着,这样水龙头打开放水的时候不会溅水烫伤。“老虎灶”提供开水是有时间的,每天提供一次,只有学生吃晚饭的时候才开放,家属也可以来打开水,一分钱一热水瓶。

锅炉是烧煤的,经常有一辆卡车装满焦煤倒在墙角形成一个斜坡,周师傅会用油布遮盖好以防下雨和风尘飞扬。焦煤是一大块一大块的,用的时候还要敲成小块。

我看过周师傅烧锅炉,脚踩一下踏板炉膛打开,早已经准备好的一撮煤顺势一送,然后用长铁钩伸进炉膛翻动几下就可以。有的时候他还会在焦煤上撒上点水和我说是降低燃烧率,还可以控制温度节约煤。

周师傅热爱自己的工作,锅炉烧水讲究温度和时间,澡堂从未发生过断供热水的事,烧炉膛火不仅是力气活还特别闷热,经常看到周师傅光着膀子干活。为降温锅炉房的大铁门

始终是开着的。

夏天,澡堂里完全又是另一番景象,澡堂旁紧挨着的是学院的游泳池,游泳池每天要开放好多场次,进场游泳的人要进澡堂冲洗身体,澡堂“门洞大开”,没有人管。烈日炎炎,我们每天都去洗冷水澡,不仅上午洗、下午洗、晚上还要再去洗,还在里面玩耍。

在澡堂里玩得最开心的就是人趴在地上,用肚皮紧贴着淋浴房光滑的地面,脚用力一蹬滑出好远,虽然第二天肚皮上会长满又红又痒的皮疹。没多少时间,更衣柜、淋喷就有很多严重损坏,秋季来临,澡堂要重新开放时,需要先人工维修一番。

澡堂的左边有一个体育馆,经常会有各院校来参加篮球、排球、羽毛球比赛,有时候市级运动队也会来进行表演赛,当然比赛结束后,运动员都会来澡堂洗个澡。

澡堂的右边就是学生食堂,每天傍晚,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从“四面八方”汇集到食堂吃晚饭,一手提着空热水瓶,一手拎着布袋装着吃饭的碗,形成一道“风景线”。有的学生还会拿着脸盆,打算先吃晚饭再去澡堂洗澡再回宿舍呢。

澡堂一年里最忙的时间是春节前夕。寒假学生们都放假回老家了,澡堂就成了我们家属的“专场”,每天下午前来排队洗澡的队伍好长,有全家一起来的,有招呼亲戚朋友的,还有院方的协作单位来“蹭澡”的团队,喧嚷嚷嚷,好不热闹。开放时间快到了,工作人员会依次来收洗澡票,门一开大家蜂拥而上。

在那个年代,家里来了远方的亲戚和朋友,母亲就会请他们到澡堂去洗澡,洗去一路疲惫。

**诗抒胸臆**

## 观天安门升旗仪式

■冯如

主人盛意邀观礼,  
平旦西郊入帝京。  
满地灯阑天色动,  
八方人涌蚁山成。  
遥闻军乐迎风拂,  
争望红旗破晓迎。  
多少游来求一睹,  
老夫稚子总关情。

**世相百态**

## 座位细事

■赵韩德文

在上海,普通市民出行,多以地铁和公交为主。我经常乘坐。最近碰到两件事,很有感慨。

一次乘地铁8号线,车厢的座位是统铺式的,没有为每个坐席设置规划线,长长的靠椅既可坐五个人,也可以坐六个人。我上车,车厢已经挤得满满。我就在中间立定,拉紧把手。这时,一个年轻斯文的小伙,朝我笑笑,非常善意地朝左边用力一挪,半个座位出现了;他还左右点头打招呼,意思是大家都挤一挤如何?全座的人都稍稍动了动,一个空位出现了。我很感激地坐下。心里温暖。想起了有句非常好的话:“我为人人,人人为我。”

也曾有过一次不太愉快的经历,是一辆从新客站开往杨浦的新式公交大巴。车体很大,车貌很时尚。这条线路上的车总是十分拥挤。我挤上车,在立柱旁站定。发现,身旁的第一个座位,不愧是豪华设计:有一个半人的宽度,坐一人绰绰有余,坐两人略有拥挤。此时正坐了一位年轻人,身边放了个包袱。我请他,可否把包袱取下,咱们稍稍挤挤坐下?因为从新客站到杨浦,路程很长。年轻人纹丝不动,转望窗外。

先后遇到这两件有关座位的细事,引我想起古人待人的故事。

一是“谢安敛膝”。《世说新语》载,东晋谢安和王珣因故“不通”(有隙,不相交往)。但是,有一次两人同到官署开会办事,王珣迟到了。此时人满,几乎已经没有坐席。但是谢安见状立刻收拢双膝,移出空档请王珣落坐。会散之后回到家,谢安感慨地对夫人说:“刚才见到阿瓜了,真是个不易多得的人才。”阿瓜是王珣的小名,谢安如此呼之,犹带亲切感。

刘义庆将此事编入“赏誉”篇,可见对谢安风度的赞赏。

二是谢安对王献之某次不妥当的行为,有委婉的批评。

王献之书法成就很高,在当时,其声名几乎与王羲之并驾齐驱;又因王家门第高贵,故而献之很自负,有点自命不凡。某日,王献之去拜谒谢安。这时有位名叫刁凿的客人已经在座。献之后到,也是客,理应与其并榻而坐。但王献之就是走来走去,东靠靠、西倚倚的不肯落座。原来他是在心里看不起出身寒门且有残疾的刁凿。于是谢安只得另外安排座位,让他坐在自己的正对面。事后,谢安对侄子谢胡儿说:“子敬(献之)确是清高独立,但是其为人如此这般的过分矜持,实在是大大减损了他的气度。”

座位虽细事,传递出的人情味却有讲究。

**意犹未尽**

# 一个人的旅途

■董玥文

早上七点,我独自骑上哈啰单车驶出学校东门,从地铁站通勤一个小时去《人民日报》上海分社实习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实习,也是真正体验一次为期四个月(每周三天)的上班族生活。十五分钟后,我锁车进站,恰好赶上早高峰。在人肉叠加的地铁上根本抓不着扶手,几无立锥之地。所幸一周下来,我便无师自通了一种“吸地式平衡神功”:可以360度随机切换姿势,始终屹立不倒。

到了单位,还没有和同事们熟络多少,一个人、一把椅子、一张办公桌,独来独往。每日报选题、跑采访,出新闻,一天下来除了工作上的接洽,彼此间的交谈只寥寥数语罢了。我的生活仿佛一只被凭空抛掷的皮球,沉默地翻滚着。

实习一周后,到了中秋佳节。原本打算宅在宿舍把入手不久的《小说选刊》读完,不料半年不见的老友思涵约我出来聚聚。她在上海一家英语机构做老师,已步入职场一年有余。“玥玥,我最近状态很不好。”电话里她的声音没有温度,却莫名让我想起梅雨天气,湿热又粘稠。平日里思涵是百灵鸟一般的个性,叽叽喳喳说起话来像个不停火的小钢炮。见了面,她果真显出疲态,额头和下巴冒起一圈痘痘,头发胡乱绑个马尾。“恭喜你顺利进入《人民日报》实习。”她递过一杯牛奶,捏了捏我的手心。恍惚间,时光仿佛又回到了几年前,我们坐在楼梯上聊天,她捏捏我的手心,说出了暗恋男生的名字。

时移事往,那些小女生的怀春心思早已如漂散的浮萍,再也寻不着踪迹了。思涵跟最好的闺蜜闹掰了。

晨璐是她最好的朋友,现在北京一家财经杂志做编辑,她们的确很久没来往了。“我知道晨璐在北京很寂寞,没有朋友。新人人职,人微言轻,承受了不少压力。她似乎把我当成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,每天夺命连环call跟我诉苦。可我也有工作上的焦虑,已经没有心力也没有义务,当她24小时全天候的知心姐姐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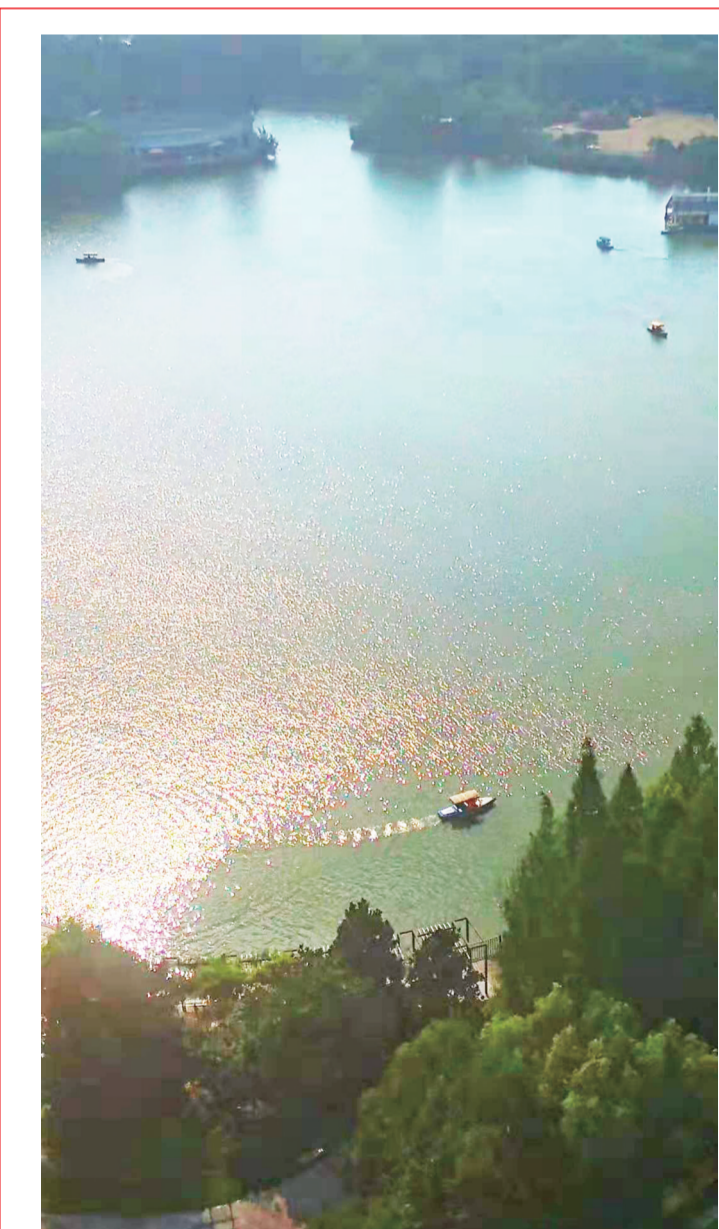
我呆坐着,想起曾听说过的一句话:“生活从不是容易的。你即便人在家里,痛苦也会自己找上门。”那时还觉得这种心态未免太过悲凉了。思涵和晨璐曾亲如姐妹,却渐行渐远。是谁错了?永远不要奢望生活给你一个非黑即白的了断,或许只是因为,将情绪稀里糊涂搅和成一团,过往的情深意笃竟成了当下毫无顾忌伤害彼此的盾牌。杀敌一千,伤己八百。“我准备换一份工作。”思涵说,“收拾好心情,重新开始。”

然而,重新开始这四个字,又谈何容易?生活不屑“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”,它虽看起来风平浪静,水面之下却是暗潮汹涌。各凭本事的职场环境。相比校园内“欲抱琵琶半遮面”的竞争,职场上的优胜劣汰,再寻常不过了。没人愿意陷在失败的泥潭里,这是一段一个人务必要走的路。

临别之际,已是傍晚时分,思涵站在地铁口朝我挥手,阳光洒在发梢上。秋天来了,空气中飘散着丹桂的芳香。微风拂过脸颊,一阵一阵,柔和且有力量。

或许,明天是个好天气。

文苑投稿邮箱:  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

黄兴公园 ■陈明松